

鏡花緣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鏡  
花  
緣  
二

〔清〕李汝珍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鏡花緣卷四

第十六回

紫衣女殷勤問字

白髮翁傲慢談文

話說唐敖聞多九公之言不覺喜道：小弟向聞海外有箇昆鷲國，其人皆壽享長年，並聞其國有前盤古所存舊案，我們何不上去瞻仰瞻仰？多林二人點頭稱善。於是收口登岸，步入城中，只見其人生得面長三尺，頸長三尺，身長三尺，頗覺異樣。林之洋道：他這頸項生得恁長，若到中原，要發俺們家鄉，該發作個

于還沒三尺長的好領樣兒。哩登時訪到前盤古成案處，見了掌管官吏說明來意，那官吏聞是天朝上邦來的，怎敢怠慢，當即請進獻茶，取鑰匙開了鐵櫥。唐敖伸手取了一本面上籤子寫着第一弓，林之洋道：「原來盤古舊案都是論弓的。」那官吏聽了，不覺笑了一笑。唐敖忙遮飾道：「原來鼻兒今日未戴眼鏡，未將此字看明，這是卷字，並非弓字。」用手展開，只見上面圈圈點點，盡是古篆，並無一字可識。多九公也蘸了幾本，皆是如此。三人只得道了擾擾，持興而回。林之洋道：「他書上畫是圈子，大約前盤古所做的事，總

不能跳出這個圈子。所以篇篇都是這樣。這呀作性。有圈中人才知圈中意。俺們怎能猜這啞謎。登時上船。又走兩日。這日唐敖正同婉如談論詩賦。忽聽船頭放了一槍。只當遇見賊盜。嚇的驚疑不止。連忙攜了林之洋出艙。原來那些人魚自從放入海內。無論船隻或走或往。他總緊緊相隨。眾水手看見。因用鳥槍打傷一箇。唐敖道：前因此魚身形類人。鳴聲甚慘。所以買來放生。今反傷他。前日那件好事。豈非白做麼。林之洋道：他跟船後。礙你甚事。這樣恨他。唐敖道：或者此魚稍通靈性。因念救命之恩。心中感激。慫恿。

不捨也未可知。你們何苦傷他性命。衆水手正要放第二槍。因聞唐敖之言。甚覺近理。這才住手。二人來至船後。與多九公閑談。唐敖道：「前在東口。舅兄會言過了。君子大人二國。就是黑齒。爲何此時還不見到。」多九公道：「林兄只記得黑齒離君子國甚近。誰知那是旱路。並非水路。前面過了無胥。再過深目。才是黑齒交界。哩。唐敖道：「這個無胥。大約就是無繼國。小弟聞彼國之人。從不生育。並無子嗣。可有其事。」多九公道：「老夫也聞此話。又因他們並無男女之分。甚覺不解。當日到彼。也會上去看過。果然無男無女。尤景都

差不多唐敖道既無男女何能生育既不生育這些  
國人一經死後豈不人漸少了自古至今其人仍舊  
不絕這是何故多九公道彼國雖不生育那知死後  
其屍不朽過了一百二十年仍舊活轉古人所謂百  
年還化爲人就是指此而言所以彼國之人活了又  
死死了又活從不見少他們雖知死後還能重生素  
於名利心腸倒是雪淡他因人生在世終有一死縱  
讓爭名奪利富貴極頂及至無常一到如同一夢全  
化烏有雖說死後還能復生但經百餘年之久時遷  
世變物改人非今昔情形又迥不同一經活轉另是

金才集 卷之五 三  
一番世界少不得又要在那名利場中努力一番及至畧畧有點意思不知不覺却又年已古稀冥官又來相邀細細想去仍是一場春夢因此他們蘭中凡有人死了叫作睡覺那活在世上的叫作做夢他把生死看的透徹名利之心也就淡了至於強求妄爲更是未有之事林之洋道若是這樣俺們竟是癡人他們死後還能活轉倒把名利看破俺們死後並無一毫指望爲甚倒去極力巴結若教無膺國看見豈不被他耻笑麼唐敖道舅兄旣怕耻笑何不將那名利之心畧爲冷淡呢林之洋道俺也曉得爲人在世

就如做夢那名利二字原是假的平時聽人談論也就冷淡無奈到了爭名奪利關頭心裏不由就覺發迷倒像自己永世不死一味朝前奔命將來到了昏迷時怎能有人當頭一棒指破迷團或者那位提俺一聲也就把俺驚醒多九公道尊駕如到昏迷時老夫雖可提你一聲恐老兄聽了不但並不醒悟反要責備老夫是個癡人哩唐敖道九公此話却也不錯世上名利場中原是一座迷魂陣此人正在陣中吐氣揚眉洋洋得意那個還能把他拗得過看來不到睡覺他也不休一經把眼閉了這才曉得從前各事

都是枉用心機。不過做了一場春夢。人若識透此義。那爭名奪利之心。固然一時不能打斷。倘諸事畧爲看破。退後一步。忍耐三分。也就免了許多煩惱。少了無限風波。如此行去。不獨算得處世良方。亦是一生快活。不盡的秘訣。就讓無齊國看見。也可對得住了。小弟向聞無齊國。歷來以土爲食。不知何故。多九公道。彼處不產五穀。雖有果木。亦都不食。惟喜以土代糧。大約性之所近。向來喫慣。也不爲怪。林之洋道。幸虧無腸國。那些富家。不知土可當飯。他老曉得。只怕連地皮都要刮盡哩。無齊過去。到了深目國。其人面

博各陶隨  
筆點染絳  
覺護笑風  
生引入入  
殊極

上無目高高舉着一手，手上生出一隻大眼，如朝上看，手掌朝天，如朝下看，手掌朝地，任憑左右前後極其靈便。林之洋道：「幸虧眼生手上，若嘴生手上，喚東西時，隨你會搶也。搶他不過，不知深目國眼睛可有近視？若將銀鏡戴在手上，倒也好。看請問九公，他們把眼生在手上，是甚緣故？」多九公道：「據老夫看來，大約他因近來人心不測，非上古可比。正面看人，竟難捉摸，所以把眼生手上，取其四路八方都可察看，易於防範。就如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無非小心謹慎之意。唐敖道：「古人書上雖有眼生手掌之說，却未言其

所以然之故、今聽九公道這番妙論、真可補得古書之不足了。這日到了黑齒國、其人不但通身如墨、連牙齒也是黑的、再映着一點朱唇、兩道紅眉、一身紅衣、更覺其黑無比。唐敖因他黑的過甚、面貌想必醜陋、奈相離過遠、看不明白、因約多九公要去走走。林之洋見他們要去遊玩、自己攜了許多脂粉、先貨賣去了。唐多二人隨後也就登岸。唐敖道：「他們形狀如此、不知其國風俗是何光景。」多九公道：「此地水路離君子國雖遠、旱路却是緊隣、大約其國風俗還不過於草野。老夫屢過此地、因他生的面貌可憎、想來語言

也就無味、因此從未上來、今蒙唐兄攜帶、却是初次、  
瞻仰、大約我們不過借此上來、舒舒筋骨、要想有甚  
可觀、可談之處、只怕未必、唐兄只看其入、其餘就可  
想見、唐敖連連點頭、不知不覺進了城、作買作賣、倒  
也熱鬧、語言也還易懂、市中也有婦女行走、男女却  
不混雜、因市中有條大街、行路時、男人俱由右邊行、  
走、婦人都向左邊行走、雖係一條街、其中大有分別、  
唐敖起初不知、誤向左邊走去、只聽右邊有人招呼、  
道、二位貴客、請向這邊走來、二人連忙走過、細細打  
聽、才知那邊是婦人所行之路、唐敖笑道、我倒看不

出他們生的雖黑於男女禮節倒分的明白九公你看他們來來往往男女並不交言都是目不邪視俛首而行不意此地竟能如此可見君子國風氣感化也不爲不遠了多九公道前在君子國那吳氏弟兄曾言他們國中世俗人文莫非天朝文章教化所致今黑齒國又是君子國教化所感以木本水源而論究竟我們天朝要算萬邦根本了談論間迎面到了十字路口旁有一條小巷二人信步進了小巷走了幾步只見有一家門首貼着一張紅紙寫着女學塾三個大字唐敖因立住道九公你看此地既有女學

塾自然男子也會讀書了不知他們女子所讀何書  
只見門內走出一個龍鍾老者把唐多二人看了一  
看見衣服面貌不同知是異鄉來的因拱手道二位  
貴客想由鄉邦至此若不嫌草野何不請進獻茶唐  
放正要問問風俗聽了此話忙拱手道初次識荆就  
來打攪未免造次於是拉了多九公一同進去三人  
重復行禮裏面有兩個女學生都有十四五歲一個  
穿着紅衫一個穿着紫衫面貌雖黑但鬢髻兩道朱  
眉盈盈一雙秀目再襯着萬縷青絲櫻桃小口底下  
露着二寸金蓮倒也不俗都上來拜了一拜仍就歸

位唐多二人還禮老者讓坐女學生獻茶彼此請問  
姓氏誰知這個老者兩耳甚聾大家費了無限氣力  
才把名姓來歷畧畧說明原來此人姓盧乃本地有  
名老秀才爲人忠厚教讀有方他聞唐多二人都是  
身在賢門兼係天朝人不覺躬身道小子素聞天朝  
爲萬國之首乃聖人之邦人品學問莫不出類超羣  
鄙人雖久懷欽仰無如晤教無由今得幸遇足慰生  
平景慕第草野無知兼且重聽適以草舍冒昧屈駕  
未免簡褻尙求海涵唐敖連道豈敢因大聲問道小  
弟向聞貴處乃文盛之邦老丈想已高發多年如今

此處已爲  
四十二回  
開女試作  
對照  
治成

退歸林下了。老者道：做處向遵天朝之例，也以該賦取士。小子幼而失學，兼之質性魯鈍，雖屢次觀光，奈學問淺薄，至今年已八旬，仍是一領青衫。數年來無志功名，學業已廢。年老衰殘，肩不能擔，手不能提，無以糊口。惟有課讀幾個女學生，以舌耕爲業。至做鄉考試，歷來雖無文科，向有舊例，每到十餘年，國母卽有觀風盛典。凡有能文處女，俱准赴試。以文之優劣，定以等第，或賜才女匾額，或賜冠帶，榮身或封其父母，或榮及翁姑。乃吾鄉勝事，因此凡生女之家，到了四五歲，無論貧富，莫不送塾讀書，以備赴試。因指紫